

## 爷爷和我“一般大”

□马星雨

打我记事起，爷爷就小脑萎缩了。医生说爷爷这病治不好。小脑也和脸一样，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长皱纹，衰老。但爷爷的小脑“皱纹”长得早了些，他开始糊涂时，才六十岁。

壮壮是大伯家的儿子，比我小一岁，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叫雪。我和壮壮一起玩，爷爷偏向我。一次壮壮逮了一只鸟，用绳子捆住了鸟腿，牵着鸟四处溜达。爷爷看到后，一把抢过壮壮手里的牵鸟绳，递给了我。我忙摆手不要，爷爷见我眼神中流露出怜悯的神情，便解开了鸟腿上的绳子，让鸟飞走了。壮壮一下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爷爷看他哭，嘿嘿乐了。

奶奶见状，把爷爷好一顿数落，说爷爷偏心眼。

爷爷糊涂后，爱哭爱笑，因为他的神经不受自己支配了，语言功能也降低了很多。我从小就能读懂爷爷的表情，但壮壮不懂，他不喜欢爷爷，爷爷也不喜欢他。

爷爷喊我“雪”，我答应。爷爷喊我“壮壮”，我也答应。爷爷喊我“雨”，我也答应。不管爷爷喊我啥，我都知道他是在喊我，喊错了，我也

不给他指正，因为爷爷病了，他脑子不好使了。

爷爷经常穿反了衣服，扣子也常扣错了。我上幼儿园，有时自己穿衣服，回到家纽扣也是张三扣在李四上，奶奶说我，咋和爷爷一样。爷爷笑，我也笑。爷爷走过来帮我重新扣好扣子，我也帮爷爷纠正好。

奶奶说，爷爷糊涂后，小孩子不如。爷爷听到后摸着自己的光头笑。每当此时，我便走过去拉着他的手，喊他“爷爷”。爷爷听我喊他，领着我出了家门，到胡同口的大石头上坐着玩。

我依偎在爷爷怀里，给他唱幼儿园学的儿歌。爷爷有时还跟着哼，看到有人路过，我赶紧闭嘴，爷爷也不再哼唱了，我俩都害羞。

那年爸爸买了一台傻瓜相机，要给我拍照。拍了几张后，爷爷过来抱起我，要跟我拍合影。奶奶说，爷爷打年轻时就喜欢照相。爷爷以前是个非常严肃的人，平日不苟言笑，只有照相时爱笑，爷爷就是那种传说中上镜之人。奶奶说错了，爷爷不仅照相爱笑，他看到我也爱笑。

有一年，中秋过后，爸爸从超市买了两包打折的月饼，都是水果味

儿的，我不喜欢吃。我见茶几上有两个咬开了的月饼，估计是爸妈吃够了。我趁他们不注意，偷偷将月饼塞进上衣里，带给爷爷吃。

那天爷爷坐在胡同口正吃着月饼，奶奶出来看到了，一脸怒气问，谁给你吃的？这些月饼都变质了，他们不吃，让你吃？

奶奶一把夺了过去，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吓得没敢开口，爷爷说，我，是我，自己看到的。

原来，爸爸买了处理的月饼，回到家尝了一口发现变质了，放在一旁打算去找超市理论呢，还没来得及，被我发现送给了爷爷。

虽然是一件小事儿，但爷爷却没有“出卖”我。

我六岁那年，爷爷去世了。我那时小，对离别没概念，固执地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。多年后想起，往事涌上心头，眼泪扑簌而下，打湿了思念。

翻看爷爷的照片，爷爷总是笑。他笑，我也笑。我这才明白，爷爷为何抢着和我照相，或许他自知来日不多，需要给我留些念想吧。

那年，我还是小孩子，爷爷也是小孩子。他是我童年里最好的“小伙伴”。

## 生死姐妹

□刘素萍
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呢！

小学四年级那年，由于小玠家拆旧房盖新房，住房暂时紧张，我就邀请她与我同住。没想到一场煤气中毒事件，差一点要了我和小玠的命。

那年冬天的晚上，睡觉前我忘记把蜂窝煤炉子封上。加之那天天气冷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。半夜里，我感觉憋得难受，喘不过气来，迷迷糊糊中就想伸手倒水喝。谁知，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，把暖水瓶从桌子上拽到了地上打碎了。接着，我一翻身又掉在了床前摔碎的暖水瓶上。后来，也许是暖水瓶里的水渐渐凉了，浸湿了睡衣，我脑子反而有点清醒了：坏了，莫不是煤气中毒了？我想站起来，可身体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于是，我就用力爬到门口，使出全身力气敲门。

睡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母亲，听

到敲门声赶过来，招呼邻居第一时间把我和已经昏迷不醒的小玠送到了村卫生所。

醒来后的小玠，反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们俩也是一起经历过死亡的人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生死姐妹了。”我也笑着点头，但那一刻，我们俩的眼里分明都有了泪光。

后来，我考上乡里的高中，小玠却落榜了。

高中第二年，我母亲突然中风偏瘫。那时，我正备战高考，但看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自理的母亲，我打算请假回家伺候母亲。当我把想法告诉小玠时，小玠说：“十年寒窗，你等的不就是高考这几天吗？这样吧，我来伺候婶子，你安心上学。”听着小玠不容分辩的口气，我也只好把感激放在了心里。

母亲在床上躺了一年多，小玠日夜伺候了一年多，直到我母亲去世。是小玠替我尽孝，这份恩情没齿难忘。也许，这就是生死姐妹吧！

## 崇拜过的他们

□孙道荣

眼镜的孩子，大家都嘲讽他“四只眼”，他个子矮，又瘦削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他本没有什么值得我崇拜的。有一次，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本厚书。除了上学的课本，我们基本上就没见过别的书。小平子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凳上，捧着那本书翻看。我们就蹲在他的身后，跟他一起看。可是，每页书我才读到三分之一，他就翻到下一页了。没想到他看书这么快，简直一目十行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对他刮目相看，觉得他是我们村读书最快、最有学问的人。

就连二年级都没读完的王老三，也有让我崇拜的地方。那时候，农村的孩子大都挂着长长的鼻涕，一到冬天，就像两根肮脏的面条。但他能将鼻涕“呼啦”一声，吸到嘴里，然后，“呸吧”一声，吐出来——干脆，利落，漂亮。我学了好几个冬天，也没掌握要领。

张家的小三子，能一口气将水塘里游来游去的鸭子数清楚；

跟我一起上学的邻居家的小

耳朵，不到一个星期就背会了乘法口诀表；

小胖子弹弹西瓜，就知道它们有没有熟……

他们都曾经让我崇拜得不得了。

我崇拜他们，是因为，他们能做到的，我却做不到，或做得不如他们好。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，都被深深的自卑笼罩。

长大之后，进城之后，工作之后，人到中年之后，这些年，奔波在不同之地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我已经不再容易崇拜一个人。虽然我的身边，仍有太多的事，别人做得了，我却做不了；或者别人做得好，而我却怎么也做不好。但我不会因而去崇拜，而是学会了欣赏，并止于欣赏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有别人能做到的，你却做不到，或做不好的；但也一定有你能做到的，而别人做不到，或做不好的。他未必值得你去崇拜，就像你也绝不能因而自满一样。

## 信大哥

### 有肉吃

□肖春荣

小时候我家和大铁家隔着一道院墙，我家地势高，站在家门口台阶上能瞥见大铁家的院子。

大铁比我大三岁，我和他弟弟二铁同岁。二铁闷坏，老站在大门口骂我妹妹“鼻涕虫”。他一骂，妹妹便跑回家哭。为这事我没少揍二铁。二铁性子娘，不敢还手，扯着脖子号他哥。大铁三五步冲出院子，一把将我摁倒在地，一顿胖揍。他打我，我也打他，终不是大铁对手，二铁在一旁笑得鼻涕都冒泡了。

明打不行只好暗斗。大铁一早爱蹲茅坑。他家茅房紧挨院墙，我见大铁猫进了茅房，便将准备好的石头抛过院墙扔进他家茅房。只听大铁“哎哟”一声，裤子都没提便跑出茅房，吼道：“哪个兔崽子往里面扔石头，溅我一脸屎尿……”

我憋住笑，溜进屋内。等天亮上学时，大铁早候在胡同口，又对我拳打脚踢。第二天，我还往他家茅房扔石头，他再打我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大铁低头认输。据说大铁本来肠胃就不好，几次蹲茅坑被我惊着，天天拉稀。

我和大铁就那么和好和好了。

我小时候也是调皮蛋，常同比我大的孩子交战，每次大铁都出手相助，战无不胜。依仗着大铁，我也敢在胡同里晃着膀子走路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暗恋车间一位女工，大铁撺掇我表白，“情书”还是大铁帮忙写的呢。

后来，被女工拒绝，大铁安慰我：“别伤心，五步之内必有芳草。”说完真往前走了五步，哎呀呀，邻家妞儿正好迎面走来，大铁一拍我肩膀：“兄弟，就她了。”

妞儿长得不好看，最关键那性子太泼辣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大铁向我打包票，性子直爽的女孩心眼儿都实诚，是过日子的好手，信大哥，有肉吃。

婚后，妞儿果然孝敬父母，关爱弟妹，对我也体贴，小日子过得和美。那时我单位破产，下岗后我做起了酒水生意。有饭店欠我一年酒水钱，屙要不给。临近年底，眼看我过年都割不起肉，大铁听说后，拉着我来那家饭店，找到饭店老板，一屁股坐在老板桌上，吐出两个字：“还钱！”

老板自知碰到了“不要命的”，乖乖将钱奉上。

后来，大铁举家搬去了省城，拉了一帮人，干起了建筑。几年时间，大铁便富得流油，每次见面他都请我去星级酒店海吃海喝。我走时还不忘嘱咐我，缺钱了跟大哥要。

前几年，我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，过年也不敢在家过，窝在外地的小旅馆。实在交不起住宿费了，我才打电话问大铁借钱。大铁听完，没有吱声，下午他微信转给我三百元。

我一看金额，死的心都有：三百元打发叫花子呢！但人在困途，涨不起志气，只好忍气吞声收下。但从此我不再把大铁当兄弟。

不久，大铁的手机打不通了，微信也被他拉黑。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大铁把房子卖了，携全家到外地打工去了。原来，前几年大铁手下的工人在给楼顶做防水时，因安全措施没做好，被突起的大风刮下了楼顶，一死二伤。为此大铁花光了所有积蓄，还欠了银行贷款。我那天向他借钱时，他把银行卡上的余额都取出，凑了三百元，微信转给我。三百元，对那时的他来讲，绝对是一笔巨款。

他不想连累亲朋，便换了电话，去了外地打工挣钱还债。他说，自己跌倒了自己爬。

如今，我度过了低谷期，生意慢慢好转，但大铁还是没有消息。夜深人静时，我便开始思念大铁，不知道他在异乡还好吗？

# 儿时的玩伴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  
杂志优秀作品奖、全军优秀编剧奖等奖项。  
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以及《人民文学》（著名军旅作家·著有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《浪漫沧桑》等）  
命题嘉宾：陶纯

